
再論知少少扮代表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福音派在新冠疫情中是否不尊重科學？

幾天前，《基督教郵報》撰稿人約翰·斯通塞特（John Stonestreet）和謝恩·莫里斯（Shane Morris）批評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錯誤信息，說一些人無知卻妄下判斷，他們指出，嘉芙蓮·斯圖爾特（Katherine Stewart）在《紐約時報》上發表的言論十分「可怕」，因為嘉芙蓮譴責福音派人士「否定科學」，助長疫情在美國爆發。他們認為嘉芙蓮的文章十分「惡毒」，是出於「對歷史無知的誹謗」，《紐約時報》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，發表如此「荒謬」的文章。可是，這兩位作者並沒有舉出詳細的證據，去逐點反駁嘉芙蓮。



我將嘉芙蓮的文章讀了兩次，坦白說，我不覺得這篇文章是「可怕」、「惡毒」、「無知的誹謗」、「荒謬」。事實上，嘉芙蓮所舉出的歷史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，例如一些基督徒群體根據神學而質疑氣候變遷，他們認為在上帝的保守下，人類

的行為不可能改變地球現狀，如果這樣不算是否定科學，那什麼才算是呢？嘉芙蓮又指出，今年三月份自由大學的校長傑里·法威爾（Jerry Falwell Jr.）說人們對冠狀病毒的反應是「炒作」和「過敏」，他斷言左派以此來攻擊特朗普總統。此外，一些牧師無視保持社交距離的命令，堅持繼續舉行大規模的教會活動。

但嘉芙蓮並沒有以偏概全，她清楚地指出：「當然，並非每位牧師都會如此魯莽行事，而且，在這個不確定的年代，並非每位教徒都會無視科學證據而參加崇拜。我猜想那兩位作者對嘉芙蓮的文章那麼反感，是因為嘉芙蓮批評特朗普沒有採納專家的意見，在防疫作上反應遲緩。」

經濟學家納瓦羅反對佛奇醫生

平心而論，否定科學或者不尊重人家的專業並不是基督徒獨有的問題，這情況可以出現在任何人身上，包括筆者自己。本月初，白宮貿易顧問彼得·納瓦羅（Peter Navarro）博士不同意佛奇（Anthony Fauci）醫生對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看法，納瓦羅辯稱自己有資格下此判斷，因為「我是一名社會科學



家。」他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（CNN）表示：「我了解如何閱讀統計研究，無論這數字是醫學、法律、經濟學還是其他領域。」當納瓦羅有病去看醫生時，他會不會反對醫生的診斷結果和提出的治療方法呢？

毫無疑問，納瓦羅擁有不凡的履歷，他在塔夫茨大學獲取本科學位，然後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公共管理碩士和經濟學博士，之後他擔任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商學教授超過二十五年，他是多產作家，迄今已經出版了十三本書，其中的《致命中國》（Death by China）極具影響力。

「超過鞋子」

也許，納瓦羅的成就使他陷入了「外行充內行主義」，或者是「知少少扮代表主義」（Ultracrepidarianism），這原本是一個拉丁詞，其字面意思是「超過鞋子」。傳說中，希臘畫家阿佩里斯（Apellis）展示他的作品時，一位鞋匠指出畫中的鞋沒有畫對，佩里斯立即更改錯處，隨後這位鞋匠對畫作的其他方面發表評論，阿佩里斯對他說：「鞋匠，請不要對鞋子以上的東西說三道四。」後來，這詞是指人自信地對自己知識範圍以外的事情說出權威性的話，發生這現象的原因之一，是有些人可能在潛意識裡將自己的領域當為至高無上，於是將所有其他學科視為臣服於自己領域之下，例如，一位香港邏輯學家曾經聲稱數學邏輯是世界上最紮實的知識，他可以使用邏輯和語理分析來揭穿任何謬誤；此外，一位美國物理學家曾經斷言，科學方法可以揭示宇宙的真相，因此他可以反駁任何不合乎科學的假設。同樣，一些神學家和基督徒斷言上帝向他們揭示了最終極的真理，因此他們可以審判世界上任何事物。

安樂椅的流行病學

坦白說，筆者亦曾受過外行充內行主義的誘惑，我在求學時期接受古典統計學的訓練，在工作的時候致力學習現代的數據科學，出現了武漢肺炎大流行之後，我曾經想過用數據科學去分析疫情，但考慮到一旦出錯便會害死人這可能後果，最後還是作罷。今年三月下旬，一位名叫亞倫·吉恩（Aaron Ginn）的矽谷數據科學家發表了一篇吸引了數百萬人的點擊的文章，題目為《對 COVID-19 歇斯底里的證據》，吉恩收集了公開的流行病學數據，宣稱自己證明了公共衛生官員對新冠狀病毒是小題大做。這不是個別的孤立事件，許多數據科學家都進行了類似的分析，並提出了與醫生和公共衛生專家相抵觸的建議，一位流行病學家稱這些山埃貼士為「安樂椅流行病學的瘟疫」（Epidemic of armchair epidemiology）。實際上，這些人違反了數據科學的基本原理之一：數據不僅是數字，你需要領域知識（domain knowledge）才能理解數據的含義和背景。

類比性創意思考

那麼，這是否意味著，如果你不是專家，你便不可以提出任何意見呢？有趣的是，在科技史上，往往許多創新是出自外行人。有時候，當專家知太多時，他可能會無法跳出傳統的框框而傾向於維持現狀。再以醫學為例，2006年，一位名叫爾赫·奧登（Jorge Odon）的阿根廷汽車修理技工在 YouTube 電影中看到了一個軟木塞墮入酒瓶之後將它拔出的方法，簡單地說，這方法是將一個膠袋放入酒瓶裏面，然後向膠袋吹氣，膠袋就可以將軟木塞推出來，這啟發了他發明奧登裝置，用於輔助陰道分娩。奧登裝置採用同樣原理，在生產過程中出現狀況時，接生的醫生可以將塑膠袋放入產道，跟著吹氣脹大後便可以將嬰兒推出來，目前奧登裝置仍處於試驗階段，但一些心理學教科書已經採用這例子來說明「類比性創意思考」（creativity by analogical thinking），那就是將解決某個問題的方法搬到另一個場合，去解決一個類似的問題，引伸來說，某個學科的方法也許可以應用在另一個學科，故此，外行人士也可能對內行人作出貢獻。

概念鏈接

另一個好例子是由斯旺森（Don Swanson）通過「概念鏈接」（conceptual linking）而發現的醫學知識，斯旺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物理學學士，並在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獲得理論物理學博士，畢業後，他在多個實驗室從事物理研究，後來成為了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院長。即使他沒有正式學過生物學或醫學，他致力於尋找 Medline 文章之間的連接，從而發現新知識。1986年，斯旺森仔細審查了醫學文獻後，提出食用魚油、血液粘度降低、雷諾氏病（Raynaud's disease）可能有關係，1989年實驗研究證實了這一假設。此

外，使用相同的方法，斯旺森還發現了壓力、偏頭痛和鎂之間的聯繫。現在，他的方法稱為「斯旺森過程」或「斯旺森鏈接」，他是文本挖掘（text mining）的先驅，而文本挖掘是數據科學的一個子領域。

結語

一方面，我反對外行充內行主義。但另一方面，身為心理學研究者，我當然鼓勵好像發明奧登裝置這種「類比性創意思維」；作為數據科學家，我舉腳贊成「斯旺森鏈接」。兩者都是探索新知的門徑，我們不妨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，兩度榮獲諾貝爾獎（化學獎、和平獎）的萊納斯·鮑林（Linus Pauling）亦表示過類似的見解：「如果你想得到一個好主意，你就必須提出很多主意，大多數新點子都是錯誤的，而你要學習丟掉它們。」鮑林認為高劑量的維生素 C 可以治愈許多疾病，包括癌症，不少人批評他是外行人說內行話，我不清楚維他命 C 的真正效用，我就交由醫學研究人員去判斷吧！也許，學術的問題並不是在於外行與內行的分野，而是外行人有沒有花時間去理解自己並不熟悉的題目，並且是否具有謙卑和開放的態度。

2020 年 4 月 24 日

[更多資訊](#)